



新势力

剔红

计文君 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剔红

计文君 作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剔红/计文君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5
(新势力丛书)

ISBN 978-7-5321-4808-0

I. ①剔… II. ①计…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429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钱 祯

剔 红

计文君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36,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08-0/I · 3759 定价: 3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白头吟 1

西街 55

剔红 89

开片 161

你我 223

此岸芦苇 261

后记：且留几分听琴读香的心性 375

白头吟

—

春气一暖,家里的花草就开始疯长,招摇着碧枝嫩叶,别致的造型线条长没了,也让人舍不得修剪掉那层濯濯新绿。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样的陈词滥调,竟是黑话,不是个中人,说是鹦鹉学舌,听是乱风过耳,窥不破个中款曲。谈芳如今也算是个中人了,心里知道了那如珠走盘的句子后面曲曲折折的大哀伤,嘴里却不说这种话了。

新婚时,谈芳也曾坐在梳妆台前,唱歌似的说什么“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苦巴苦等,千难万险,到底得着了这么个能陪她“赌书泼茶”的人,她当时满心都是骄矜,说这话不过是调情。知道她喜欢这调调,丈夫凑趣,握着她的手说上两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之类的话,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他,断不会辜负了花解语的良宵。此时猛然想来,谈芳激灵灵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脸跟着热了。真真是拿着肉麻当有趣,糟践古人!

拿着肉麻当有趣的只是谈芳，丈夫的凑趣里多的是体恤和迁就。迁就总是一时的，过后他再遇到如此情形，也就是笑笑。这一笑，如春日暖阳，谈芳满腹的骄矜雪化冰消，腮上添了绯红的惭色。也不过两三年，谈芳有悟性，肯受教，心性渐渐改了。

谈芳煮上咖啡，就进了卧室，抓起护发水喷雾用力按了几下，一阵带着洋甘菊甜美香气的细雨落下来，被润泽了的蓬乱髻发跟着梳子恢复了妩媚细密的波纹。谈芳放下梳子，扣上梳妆台的台面，梳妆台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写字台。手提电脑放上去，谈芳开始工作了。

谈芳专职给那些得意洋洋炫耀发行量的生活类杂志写故事，拿一个字一块钱的稿酬，可听到别人介绍她是作家时，她还会微微有些不自在。明知道如今写产品说明书的都是作家，谈芳却还是抹不掉心里的那点儿尴尬。

谈芳写的是纪实故事，她自己知道，故事是故事，只是实在不纪实。谈芳只裁剪渲染，绝不生造情节，但她的手就是写不出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眼就难免看不起手。谈芳自己也想不大明白，为什么用她的调调这么娓娓道来，真人真事就成了假模假式。像现在这个快结尾的“黄昏恋”故事，谈芳写出来俨然是段老年版“鹊桥仙”。谈芳采访时就发现，儿女所谓的反对，不过是向父母尽一下提醒的义务。倒是两位老人，一年半载的相识相知，能承载的猜疑试探实在有限，嫌隙越来越多，难免灰心，索性算了。

丢在床头的手机响起钟鸣般的短信提示音，谈芳起身去看。出差的丈夫发来短信，他说：“刚刚注意到日期，这个月只怕又要错过日子了。扬州这个会，我本可以不来的——是我疏忽了，你也

不提醒我。”

谈芳键入四个字：“我也忘了——”这是实话。可她到底没有把这四个字发出去，想想删掉了。丈夫的话里本就有些埋怨的意思，若说忘了，只怕他更不高兴，仿佛只有他一个人在为要孩子这件事殚精竭虑，她没事儿人一般漫不经心。

谈芳不是漫不经心，而是听天由命。

当初命运如同故弄玄虚的编剧，吊足人的胃口，才让她的真命天子冉冉出场。谈芳如今想想就觉得后怕——如果遇不上这个人呢？至今还被“剩”着的闺蜜唐慧，又笑又叹地咬牙说谈芳才是心强命也强，那么笃定地等着，竟让她等着了！从来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强的不是她的心，只是命——谈芳心里的怕和无奈，别人不知道。

结婚的后面，跟着的自然是生子。一个月一个月地等下去，原本以为会自然而然出现的结果，竟然没有出现。好在两个人不是愚夫愚妇，不会盲目慌乱，理性地寻求专业支持。他们找的专家是个五十多岁依旧细皮嫩肉的妇人，天女散花似的撒下来一堆检查表格，谈芳夫妇唐僧取经一般在医院里千回百转，最终将一摞检查报告奉上，专家只用了三十多秒就告诉他们：没有问题，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你们这种情况很常见，现在女人怀孕越来越困难——想想也是，晚婚晚得远离青春期接近更年期，饮食不健康，精神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那么脏……她俨然是端坐另一时空的神佛，悲悯地摇摇头，玉手一挥，抛下颇费香火钱的一堆符水金丹。谈芳夫妇迎回家去，虔诚供奉，谨慎加持。如此修行了两三个月，两人都觉得如承大事地造孩子，多少有几分可笑，加上俗事纠缠，很难严

守那些百般禁忌的清规戒律,不免有了几分疏懒。只是既然把要孩子定为目的两个人婚姻中的头等大事,丈夫和谈芳,都不肯表现出些许轻慢。轻慢要孩子这件事,就等于轻慢自己的婚姻同时也轻慢了婚姻中的另一个人。不肯轻慢的姿态里,有几分是吃力和紧张的不敢,也有几分是体贴和疼惜的不忍——谈芳如此,她想丈夫多半也是如此。

一个人担了两个人的愁,谈芳有些不堪重负,内心便又靠着“听天由命”四个字帮忙分担。听天由命与漫不经心,单纯从行动看,很难予以区别,谈芳又不能把心里的想法变成婉转抒情的画外音在客厅的上空回荡。越描越黑,索性沉默。握着的手机,丢回了枕边,人又回到了电脑前。

咖啡壶沸腾了,谈芳没有动——没关系,那壶煮沸了会自动会停……丈夫也是一样,温厚而理性的他,脑子里也有个会自动弹起的保险开关。

谈芳在故事结尾处,敲下了那句“两情若得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心里却在想,世上有几对情侣,担得起这样一个“信”字?

起身倒咖啡,拿着块提拉米苏,就着自己酸奶般的故事吃下去了——就这样吧,谈芳看着改了几个错字,就给编辑发出去了。邮箱里有唐慧发来的资料。谈芳抱着电脑去了丈夫的书房,把资料打印出来看。

那天唐慧给谈芳讲这个“保姆谋杀未遂案”,谈芳起初听一耳朵丢一耳朵:患病鳏居的老爷子与中年女保姆,遗嘱,房产……如今实在算不上什么惊世骇俗的故事,唐慧却感慨万千,毕竟是她朋

友家的事儿。谈芳能理解唐慧的大惊小怪,就像有人彩票中了五百万不算新闻,可那中奖的要是你的熟人朋友,凭谁都会啧啧叹着说上几句。谈芳见她一唱三叹的,就笑问:“哪个朋友的爹出了这事儿?”

唐慧说:“周丁她爸——对了,也是周乙她爸!”

打印机刺刺拉拉地吞吐着纸,谈芳踱到书柜前,拿出周乙的一本散文集。谈芳记得她有一篇写父亲的散文,翻开书就找到了。在这篇名为《共说南山雨一犁》的文章里,周乙说了这样的话:“父亲曾有意气纵横的年少岁月,历尽世道莽苍,俗情冷暖,老病中的父亲,再也不提李白的飞扬顾盼。一日,晴窗下,书案上,读到父亲抄录的一首七绝:‘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锄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回看父亲神情萧瑟,不觉心下黯然,纵然南山有雨,父亲又能与何人共说?”

二

在谈芳的概念中,周乙才是作家。周乙的小说和散文,谈芳读过不少,很喜欢。谈芳也见过周乙几次,都是某些社会活动中。那种场合,周乙身边总是围着签名合影的崇拜者,谈芳觉得过去说几句如何仰慕周老师的谈话,也实在没有意思,远远地看着衣纹跌宕的周乙,羡慕着她的明姿雅度。

因着周乙,谈芳对周老爷子和保姆的故事有了兴趣。唐慧怂恿她写出来,谈芳倒有些踌躇。一是这事到底有些暧昧,好说不好听的;二来老人出事,人家总会疑心是儿女不好。周家的几个儿

女,说来都是有些身份的人。

唐慧却不这样想,反正已经是满城风雨了,与其让人背后蜚短流长地猜度,不如自己正面给个解释。周家儿女那里,唐慧说她说。谈芳是她二十几年的朋友,人又极端靠谱,稿子写成后给周家人看,不会有问题。

唐慧素来是个九国贩骆驼的,喜欢包揽各种闲事。在她当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里,有的是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谈芳索性烦她再提供些详细资料,唐慧行动力极强,几天就给发来了这么一堆。

谈芳理了理打出的资料,从丈夫的书桌上找了支红笔,蜷在椅子上细读资料。

周老先生患有严重的肾病,五年前老伴儿去世,后来一直由保姆韩秋月照顾。老人写了遗嘱,韩秋月要是能好好照顾他到去世,就将自己名下的老宅子留给她。韩秋月年四十六七岁,原本是单身,年初老先生发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来找韩秋月,于是就留了心。老先生干了一辈子会计,在家也有记账的习惯。他从韩秋月交回来的购物小票中发现,她买盐的数量不正常,又联系到最近血压一直不稳定,疑心保姆在外面有了男人,暗中加大饭菜中的盐量,好让他早点儿死。老人把疑心给小女儿周丁说了,周丁立刻报案。警察介入调查,老人的存折里少了八万块钱,是保姆拿着老人的身份证代取的,给自己在老家县城的儿子凑购房款。警方立案侦查。

保姆韩秋月的说法迥然不同。韩秋月说她从来没图过老人的房子,也没拿那份遗嘱当真。借钱给她是老人听她说儿子买房有困难,主动提出的。密码和身份证都是老人给她的,她要给老人打

借条,老人不让,她不会赖账的。至于说在饭菜里加盐,更是没有的事儿。盐加多了会咸,一口就吃出来了,怎么几个月后看了小票才发现?她也不知道周老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反正她没有做过任何不该做的事情。

老人说他根本不知道取钱的事情,他的存折和证件放在哪里保姆都是知道的,密码也知道,以前也替他取过钱。这个保姆本来很可靠,也许是背后有主谋,那个几次来找韩秋月的男人,就有重大嫌疑。

谈芳看到这里笑了。这位周老先生俨然是位福尔摩斯,从购物小票上的蛛丝马迹和门外探头探脑的陌生男人,一路演绎推理出一个精心设计的谋杀案。警察不会拿周老先生的小说构思当事实,保姆的反驳合情合理,因为缺乏直接证据,警方既无法认定保姆故意杀人,也无法认定她盗取存款,建议他们协商处理。周家儿女表现得相当通情达理,没有再对警方施压,接受了这一结果。

谈芳对周家有些了解。周家大儿子周甲原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年初得到重用,下派到哪个县去当书记了;大女儿周乙是知名作家,谈芳崇拜的偶像;小儿子周丙是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小女儿周丁开着家美容整形医院,省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一年到头都是那家医院特约播出的,唐慧兼着她那家医院的法律顾问。周家这甲乙丙丁四位,不大可能费这番心思构陷一个保姆。倒是周老爷子,老醋海照样能翻波,跟保姆生气闹这么一出倒是可能。若事情真相果真如自己的猜测,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周家儿女脸上实在不好看。

唐慧在资料后面补充说,保姆从看守所出来后,给周家留下了

一张借据,就离开了。谈芳手里拿着红笔,把一些矛盾暧昧之处圈了出来。

西窗射进了日影,竟是过午了。早上喝咖啡时顺便吃了块蛋糕,此刻自然饿了,谈芳起身,手里还拿着那沓资料,看着走出了书房。

隐约似有歌声,嚤嚤的不大真切。谈芳先是没有在意,窗子开着,楼下有人经过,手机铃声响起就是这样——她猛地想起,自己的手机呢?把手里的资料朝沙发上一丢,进卧室去翻找,找到后发现三个未接来电,都是丈夫的。

谈芳有些心慌,立刻拨打回去,丈夫却挂掉了。谈芳握着电话,呆了一会儿。丈夫发来信息:“在开会。”

谈芳闷闷地噓出口气。上一秒他还在给她拨电话,下一秒她拨回去,就“在开会”了?谈芳怔了一会儿,想着发个短信解释刚才没有听见电话,又觉得解释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不如不说。然而到底还是有些不安。怎么会如此紧张?怕什么呢?怕他多心、生气?一般的男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如此小性儿,更不要说他了。他天性温厚,修养又好,不贰过,不迁怒,懂得“仁”更知道“恕”,那谈芳怕什么呢?

也许是看东西久了,忽然觉得很累,头上仿佛戴了无形的金箍,冥冥中不知是谁念动了紧箍咒,谈芳的头猛地疼起来,那疼从头顶蹿到眼眶,谈芳用力掐了一会儿太阳穴才缓过来。去厨房胡乱弄碗面,吃了,谈芳就去床上躺着了,手机特意放在了枕边。

谈芳黑甜一梦,再睁眼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担心自己睡得沉了,抓起枕边的手机看看,没有电话也没有短信,才放心丢下,起

身开了卧室的灯。开门走出来，金沙般的灯光落在身后，谈芳的手还扶在门框上，看见地板上投着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是个没有时代没有年岁的女子，伶仃娉婷得那么抽象，风从客厅窗子缓缓吹进来，宽袍大袖的家居服飘成了秋千架上的春衫。暮春，黄昏，那风里自有千秋万代的怅惘，仿佛有人在谈芳耳边低低地问：一日又这么过了？

一日就这么过了！谈芳踩着自己的影子，啪地拍开了客厅的大灯，雪亮的灯光驱散了心底那点儿顾影自怜。谈芳自嘲地嗤笑一声：如今哪个女子要是对着影子嘀咕“卿须怜我我怜卿”，无异于被害妄想之下的自戕，不会有丝毫的美感。

谈芳看了看墙上的钟，丈夫应该在吃晚饭了，她抓起家里的电话打过去。半天丈夫才接了起来，环境很嘈杂，丈夫似乎正和人说笑着，匆忙地“哎”了一声，带着笑呛咳了一下才对着听筒，声调愉快地吐出一个字：“说！”

谈芳忽然心安了，“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丈夫笑着说：“他们讲段子呢。吃饭了吗？”

早晨的那一丝埋怨和中午她未接电话的不快，看来丈夫自己都化解了。丈夫叮嘱谈芳好好吃饭，谈芳叮嘱丈夫少喝酒，然后就挂了电话。

谈芳接着打给唐慧，她想去采访周家老爷子，请唐慧帮忙安排。唐慧做事周全，自己联系过之后，给了谈芳电话号码，又嘱咐谈芳再跟老人说一声。

谈芳生怕老人不快，电话里非常谨慎客气，没想到老人比她痛快，“没问题没问题！听慧慧说你住在北边——正好，我明天去省

三院透析——对嘛，离你家就几步路，你过来，咱们一样地聊！”

谈芳忙不迭地应着，又致谢客气几句，挂了电话，独自怔了半天。老人的热情率达，反倒让谈芳不安，自己的猜想说不定是小人之心——他毕竟是个得了危及生命重病的垂暮老人……她丢在沙发上的资料散乱了，纸面上她划的那些红圈，像是动荡的涟漪，漂向她无从想象的幽暗水面。

三

省三院前后左右十几栋楼，建得迷宫一般。周老先生担心谈芳要好一通找，着意打电话说血液透析室的位置。透析室竟是在急诊楼的三楼，一楼是急诊抢救的手术室、观察室，二楼以上又都是住院部了。病房住满了，床就加在了走廊里。病人躺在床上，家属坐在床边，输液架挤在人和床的缝隙里，谈芳小心地穿过，留神着不要踩了人的脚，更不能踢了输液架的腿。

白墙上挂着色彩明快的宣传图片。有一张是新草绿的底子，鹅黄小花勾出边框，里面写着放疗化疗病人饮食起居的小知识；另一张上是几个面色红润的男女，快乐健康地笑着，照片下面注明“乐观坚强，带癌生存”，只是那个“癌”字到底还是刺眼刺心的。谈芳刚才没有留心科室的牌子，不过此时不看也知道了。

一个病人面朝墙躺着，被子堆在脚边，佝偻着身子，浅蓝色的病号服下面露出一截身子，嶙峋的瘦骨几乎要挑破黑黄的皮肤。谈芳只觉得自己的腰也是冷的，忍不住朝坐在床脚低头削着白甜瓜的妇人“哎”了一声，指了指床上的病人。妇人笑了一下，将刀

插在削了大半的甜瓜上，甩甩手上的水，起身拉被子，给床上那人盖上，谁知那人连扯带蹬，又把被子给褪到了脚边。

妇人朝多管闲事的谈芳宽厚地笑笑，低声说：“闹脾气呢。”说完便又坐下，削下一块甜瓜肉，送进嘴里，嘎吱嘎吱嚼着，眼神空茫地望向了别处。

谈芳朝前走，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床上“闹脾气”的病人，戴着医院的白帽子，不见头发，实在辨别不出男女。走过一间开着门的病房，南面的窗子外满是暖暖的春阳，三个中年男女齐刷刷立在床尾。一个男看护，端着个套着塑料袋的快餐杯，从病房里踱出来。走廊里气味阴冷湿腻，甜瓜淡淡的香气很快被热干面里浓郁的麻酱葱花气味吞没了。他绕过谈芳，跟那吃甜瓜的妇人说话。今年这小白瓜贵好些——啥刚下来都贵！你吃的这是清早饭还是晌午饭——哄老头儿哄了一清早，跟闺女孩儿置气，上着班儿非得都给叫过来！你这瓜有点儿转窝儿吧，不白……

谈芳推开了血液净化室外间隔离区的门，将热干面和小白瓜都关在门外。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杂工在拿消毒水拖地，拖把把凌乱的拖鞋推来推去。看见谈芳望着那堆色彩暧昧的拖鞋为难，就笑着直起腰，指了指鞋柜，“那儿有鞋套。”

套了白色塑料薄膜的鞋套，踩在刚擦过的地板砖上有些滑，谈芳几乎是撞开了里头那扇门，身子只进去了一半，心虚抱歉地朝着走过来的护士笑。谈芳刚说出一个“周”字，护士就恍然“哦”了一声，指了指南边一排用铝合金隔出来的小间，“第二个门。”

外面的大间里密密排着十几张病床，每个床头都立着台闪烁着很多红色数字和字母的仪器，细细的暗红色的塑料管盘旋在仪

器的腹部。谈芳猛然意识到，那暗红色其实是病人的血——果然，管子的两头连着病人胳膊上的动脉和静脉。房间的中间悬空挂着三台电视，两台没有打开，床上的病人大多合眼睡着，只有中间床上一个穿得跟花蝴蝶似的老太太，靠着枕头着迷地在看一部清宫剧。屏幕上，太监弓腰向一个珠环翠绕的女子禀报，“回娘娘，皇上宿在延禧宫了。”

谈芳因为脚底滑，走得小心翼翼，只听见剧中女子拿腔捏调地幽怨道：“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锦秋，把我那架‘长相思’拿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却是病床上的老太太发出的，谈芳听得站住了。老太太还投入在剧情里，察觉不到谈芳的目光，自然也察觉不到正在体外被医疗仪器清洗着自己身体里的血液。

谈芳忽然觉得，她来见周老先生之前做的最重要的功课，不是昨天细读的那些资料，也不是精心准备的采访预案，而是从电梯出来到此刻，这走来的一路所见所闻。谈芳理解的病与死时刻盘旋其上的人生，悲哀一如天鹅绝唱，蛰虫鸣霜，这不过是带着文艺腔的肤浅想象。站在这里她才知道，人会用最庸常的生活状态来和疾病死亡对抗。谈芳甚至觉得，哪怕是在排队下地狱，只要那队伍足够长，后面的人绝不会戚戚复凄凄，很快就会开始打牌斗嘴，赌气唱歌，甚至埋锅造饭，谈情说爱，生儿育女，拉帮结派……恒常之力何等强大——谈芳感受到了，这力进入了她的身体，压住了她的心，也压住了她的步子，她稳稳当当地敲开了小隔间的门。

病床上的老人，面色黑黄，花白的头发却清洁整齐，摘下大大的黑框眼镜，朝谈芳扬了扬登着她文章的杂志，绽出灿烂的笑容，“慧慧说了是才貌双全，可我还是没想到人会这么漂亮，文笔和人

一样漂亮!”

谈芳笑着将带来的一小筐草莓交给陪护周老先生的小姑娘，“周伯伯笑话我了。周乙老师才真是才貌双全呢。”

周老先生笑得有些百味杂陈，“小乙——也算五官端正吧，心性不好。她写的东西，不如你写的感人!”

老人也许是在替女儿谦虚，可那语气里有着真实的不满，谈芳不觉心下一怔，而且“心性不好”是个太过严重的否定，不大适合用作谦逊，也许老先生是措辞不当言不及义。老先生又指着那小姑娘说：“这是小霞，丁丁医院里的护士，暂时管我几天——保姆不好找，合适的就更难找了。”

两句话就到了正题，小霞懂事地说出去买东西，周老先生非常主动地就着保姆的话题，说到了韩秋月。周老先生思维敏捷，表达流畅，表情生动得有些夸张，单听说话你很难感觉到这是一个年逾古稀、身患重疾的老人。谈芳打开的笔记本上，没有落一个字，因为老人对她讲的对和警察讲的没有多大区别，他似乎还在坚持自己的推想，只是话语间替韩秋月做了很多开脱，诸如一时糊涂、生活所迫、外人蛊惑、有情可原等等……一方面小心谨慎到多疑过敏的程度，一方面却又善解人意豁达得不太真实，谈芳觉得困惑。

谈芳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配合地点头，理解地笑笑，非常有眼色地将泡了西洋参切片的水杯端给老人。关于盐和钱，老人的说法不再像询问笔录时那么坚定明晰了，他说因为病，味觉迟钝了，脑子也糊涂了——肾性脑病知道吧？

谈芳摇头，说不知道。周老先生于是开始非常专业地向谈芳展开了肾科疾病为主题的科普讲座。等小霞买东西回来，谈芳的